諸子彙函

ヨ七-73
97
32

門 13
號 97 仁
卷 32

諸子彙函卷第二十六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靈璧子

姓羅名隱字昭諫生于唐不遇隱于靈璧山著書稱靈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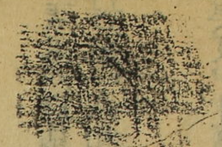
損益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

張東沙曰見万姓與一人相依

張東沙曰萬姓之衆一人之尊

猶不足將



何天默曰四句一篇主張

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土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

陳碧虛曰堯君似德天下歡娛則悅其生矣暴主若紂天下困劣則畏其死

顧東江曰又轉出亂與安來

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階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捐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斲無用之器厚賦斂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

讀通鑑四句是墨一生心事



眾近溪曰即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也

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陷心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耶故人主所以辨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其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其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仁也損物以益己者物既損矣而己亦損之桀紂所以陷其不仁也

其止聖克保者願之詐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損矣而己亦損矣而物亦損之堯舜所以成其仁也桀紂所以陷其不仁也益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則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亦廣哉則當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

猶其鐫鑱鬬崇虛衰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衽席
鮒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
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陰季方曰言藥石字字箴銘

劉子威曰養字一篇骨子

費子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長是此意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糞沃之以醯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

李九我曰轉生松柏冰雪久遠之故

張尚貞曰以斧斤鴆毒爲厚以因心衛虐爲薄世俗之常情也

陳克菴曰厚之適以薄

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夫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脩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天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

陳克菴曰薄之正以厚

諸理齋曰養生之過慶節喪生之源也

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鬼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脊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水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因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

張宴曰至富至貴矣而養生則何難尚失榮則身且非我有況身外乎

刘子威曰君子小人是一篇眼目

中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乎雖崔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士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棄指以求羙柳下惠與女

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元見危以寤色罰也遺酒誥之貞殷紂沈酒而致亡堯好辭同舜而致治儉姜氏遂涯而無恥皆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實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願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王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勿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徐子升曰厚薄篇首曰唯命中曰克保長久

之壽未曰小保神仙之壽直似與天隱子坐

夫家國之理亂福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
造書契以通隱情剏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
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
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
乎用武勤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遽使舟車之
奧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論以爲學魯公赴
會伸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
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

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見
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儻則會雖盡
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
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
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
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
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模器雖
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
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於其妙

超然老人曰簡易
至矣而無不
利也不知簡易
有至於此者

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聖之餘
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
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武者
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
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
爾敎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
發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
亂繩三字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
聖而事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武以困衆此不

可得言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
益之烈灌瓘滔天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
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益竊者
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甫以資
秦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聖不
能無共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
其害而善者後之不勤事之所急也
害之不去馬之善也

之所叛也晉不能輯六卿之後地之所存也荀
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信愛之武適足助其
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
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
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林慮素門論理亂而在乎文武文武而在乎
德義德威而在乎簡易之文信淡之武簡易
恬淡而在乎無事無事在乎至仁則文武乃爲大

主賓矣而眉睫鬚闘文武對伏有法作論之

倫曰出曰此列子机鋒也列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悅化育者出于蘧

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曰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未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誑義於齊君齊君嫡信亞父

胡可泉曰此段知可異而異之

胡可泉曰此段知可同而同之

胡可泉曰水火子同而異

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田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且碏非不親矣猶

倫自山日舜貶八元而用之惡四凶而罪之紂惡微箕比干而罪之愛飛廉惡來而親之同異之間四七條之者也

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王鳳洲曰鏤心刻骨之談抉玄悉微之論分理無不徹心無不了

何瘦泉百出題而便是痛根

愛憎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冥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稆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翳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頑之親行不義窮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徵矣楚王

倫曰出曰士媚于主即嬖子媚倫靈是也衛靈同弥子遊果園弥子食桃而甘半遺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弥子卫嫉矯君車而出公曰孝哉以賴之故而犯刖罪及弥子色衰而愛弛公曰是嘗食我以餘桃又嘗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有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之嬖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諫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

矯駕君車司馬法以爲削易墜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変也此專所爲切証

洪宣之曰晚世作福作威亦爲之変也

王璦山曰惟用舍顛倒則不肖有名無功受賞懷忠坐法行直

遇形必然之毋也

懲惡使夫懷思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
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
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無
德是親自淪喪亂者也
楊升菴曰上之賞罰下之功罪君之喜怒臣
之榮辱相因之理也愛憎篇能言人所不敢
言能言人所未會言鑿鑿名論

天山子

姓元名結號次山爲唐容州刺史事跡見新唐書本傳次山子又云
道州構亭阿山之巔因家焉書亦未詳

○○時議

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汗慙憤上皇多
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自
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
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
爰施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晏旒

[illegible]而朝太宮具味當時而食大常修樂
[illegible]而聽軍國機務恭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
[illegible]而觀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
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
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感宜
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于公卿庶官皆據位
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弭災
弱忍以未安志爲若天子貴爲今日之安忘萬
武之危事無大小皆決[illegible]

當天下日無事矣
方希古曰天寶中安祿山反明皇幸蜀避狄
文馬見父老請留太子不得行上宣老門
位太子裴冕請遵馬嵬之命戊五上太子乃
即位于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范祖禹云上
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賊
山也

陳剩夫曰第一道德仁義私意敗亡時所化

諷剩夫曰第二夫婦父子兄弟崇敬朋友急睦所化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翁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子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禽獸爲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昏淫化爲好戰爲殺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慳忌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盟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

甫兒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亞夫治軍
忠信化爲忘謀高
征賦所傷州里化爲一嗣郎姦凶爲恩孝所
皐化爲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山澤
爲阡陌或曰盡於神人不原野化爲往往或曰
於島獄江湖化爲嘉賓燕喜曰暴于宗廟祖禰
爲官寢或曰數于燕朝一門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
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從逆之辭庶幾
平

魏仲芳曰傷時太激救時太切

陳剡夫曰末段情性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從逆之辭庶幾爲
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從逆之辭庶幾爲
平

魏仲芳曰傷時太激救時太切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
異于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鑽日月化爲
邱虎山澤化爲州里帥氷化爲宗族風雨化爲
粢肉一息化爲千歲烏大化爲君子元子惑之
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
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鑽也邪人
羣蓋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

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于絕崖深谷之底蛰
蟄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
林蓊叢不能藏蔽艸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哀
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
邪人民相持于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
衾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
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飢饿
溝瀆病傷道路糞汙非粢肉也邪人民奔亡潛
伏戈不相捨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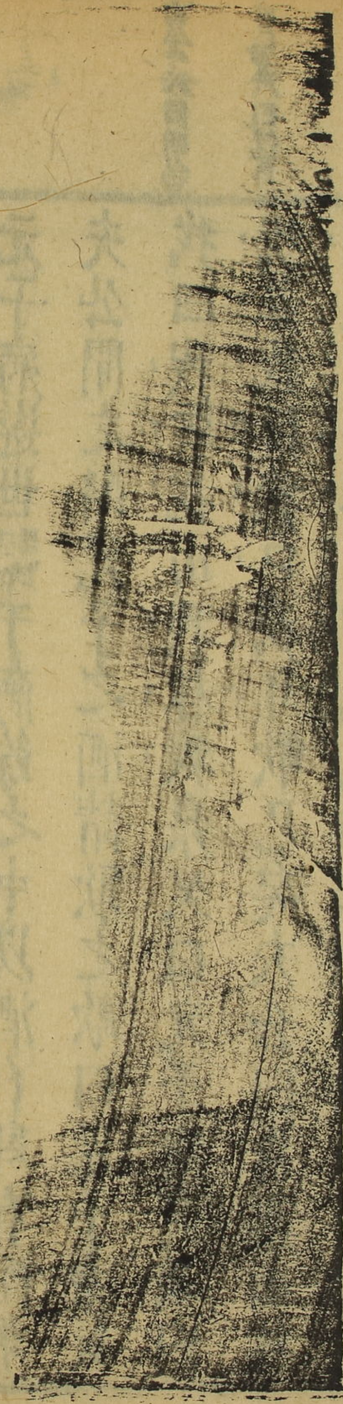
也邪僵王廢卿相桄路鴞鳥獻讓其骨肉烏矣
非君子也邪
魏仲芳曰憤世太毒維世甚殷

○○○心規

元子病遊世間塵埃之中以酒自肆有酣歌夫公聞之酌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嘗天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自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之尒有戚身亾家之

處規

州舘吾聞元十日吾聞乎多矣竟將何爲對曰
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
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
誤乎其大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
全業狷身以顯行設機以鬬名吾子由之使我
何信乎元子俛而謝之勝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
曰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
吾得前庭徑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族而升



無傷汗顏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
其心矣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
保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業狷身以
顯行設機以鬬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乎元
子俛而謝之勝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曰使
吾得前庭徑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族而
升堂入室焉魏仲芳曰此篇論規心實道德南華註疏也

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
不多於濫權竊局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
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姚終不復一
論辨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違則
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毀
至于聞開也哉

魏仲芳曰全是莊老微旨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吾
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諸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
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慕比年于空山窮谷
與夫于井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
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隅獨
宴過之可爭有始賀拜候已闡就談豈不裂趾
遍士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
隨死得金玉者皆拏參遊識者或刑或免叔將

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豈
望天地如留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
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止忠
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酒醪
忠言與氣階絶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趨蹌
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槀馬齒食而已汝
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于刑禍之方得筋疋
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元康爲曰趣步之儀

次山子

戲覩

元子友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
不責尔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上鞭之啼而
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
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隳鞭
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儻肆不敢于其
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彷徨斯豈慎德也歟
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
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

此元子報眞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羣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于世上有愛憎焉總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于有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眞卿吾當以戲爲規

魏仲芳曰元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讀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阜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卿寧方爲汗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

俯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雖不圓爲人俯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

之器忽令說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
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
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
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
五昌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
戚圓公植尚辱我言絶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
圓以趨時非圓不爲公植其操守哉
刑我乎

魏伸玉夕曰元子可謂不安靜乎物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
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
尚爲尔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
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于鄰里
無惡然可也東色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
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
真憯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
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

惠于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于君曲于民曲于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褻其直恩哉若能苟曲于鄉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于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于鄉縣豈不能苟曲于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于邦國豈不能苟曲于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我偕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樓倚不仕已乎寫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初有何不可姦

邪凶惡其圓乎元子問之宜曰吾以顏貌曲全

二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曲有過乎此旨何以自免

楊升菴曰叔盈全直三代直道之風也元子則達權通變之意也此文借人形已借直形曲耳

東萊呂

呂祖謙字伯恭東萊人世孫祖好問隨宋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居金華嘗講謙同中高第歷著作郎直祕閣惜俏于簽爲一代宗師號東萊子

○○○減信伯謙觀魚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而反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畏之也喻之以理而反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不氣餒敬宗驪山之行 唐敬宗欲幸驪山溫泉張權與叩馬諫曰今秦
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此山盜墾
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不
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地雅我宜一往以驗徵言
遂幸溫湯郎曰還京謂左右曰彼叩馬者亡言
信哉舉臺城之圍梁武帝被侯景幽而殺之
憲宗佛骨之惑唐憲宗還京師武帝臺城而不能避
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邪論朝會
之禮諸侯有朝覲而不能正莊公之覲社左傳莊公二十
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云云
六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云云
爲言而不能一言正之邪 論律呂之本樂有十二管
管太簇應
鍾昭公二十一年王
將鑄無射伶

有鑑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遑
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陳矣爲儒伯喜
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
然自得所謂悟之以心悴千面若千肯暢千四支皆言
樂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富土芥瓦礫之
不如矣吾道之外無一物之可樂雖與之觀天池之鯤莊子
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龍門之
鯉縣有三十六金鱗者
[illegible]

之人君之游寬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
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不敢爲以禍言不當爲以理言信人之言
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舜
然心悟然後知其不足爲雖勸之亦不肯爲矣
王陽明曰以禍理心三字爲經以畏信樂三
字爲緯謂進諫之道成之以禍而使之畏物
之以理而使之信不若悟之以心而使之樂
也

○○鄭伯侵陳

天下之事成于懼而敗于忽懼者禍之原（說成）忽者禍之門也（說敗）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弱而忽之（謂鄭何能爲）遂以爲鄭宋衛實難（成謂講和好也）及兵連禍結（讓意）而敗于忽則忽者豈非禍之門邪然則推鄭何能爲之一語實國敗家亡之本（極言忽者禍之門）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引秦弱百姓而備匈奴秦焚書）

[illegible] 首而遺蒙恬發兵
二十萬伐匈奴築長城豈非懼匈奴之勢力逼而
誤百姓何能爲乎言秦忽
誤涉一呼天下
起而亾秦
識詔諸侯分王子弟於是藩国始分宗室輔弱
然而委政外戚威柄下移卒成王莽篡国之
也豈非懼宗室之勢迫而謂外戚何能爲乎
忽外戚然亾漢者非宗室也王莽者乃所
以戎狄何能爲而不徙言晉忽之外戚也晉武帝
言任統作謀戒論以故卒亾于戎狄
不能用而乃胡畢虐
賊何能爲而不戒言
忽

胡敬心曰陳疾
讓未得實然而
何能爲四事從
其有由

益賊虐性其不以貴
盡帝以爲然由是益
江都遇弑
隋祚遂移是則何能爲之一語安得不力爭之
左傳因鄭何能爲
語力訴陳疾之惡
人君必謂民怨何能爲
敢暴虐不恤民怨故
暴虐其民
後不恤財貴故必謂爭臣何能爲故敢拒諫以
臣爲可忽故必謂窮兵何能爲故敢黷武以
可忽故食是則何能爲之言雖有致亂之端而未
不探其本則何能爲
有致亂之形雖有可畏之實而未有可畏之

則上語雖微豈非知幾君子孰能遁滔天之禍甚大浪干涓涓之始乎

王鳳洲曰懼者禍之原忽者禍之門始陳侯何能爲一語實千載亂亡之所自出

貧賤惡勞者必受困辱皆禍之招也而惡貧賤者不顧天下之理貧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言當得貧賤者必勞居貧者必困居難惡辱者必困辱之中貧賤惡勞困辱自至言當得貧賤者必勞居貧者必困居難惡辱者必困辱之中是三者不願受而能招禍天下之理貧賤不與困期而辱自至言當得貧賤者必勞居貧者必困居難惡辱者必困辱之中貧賤惡勞困辱自至言當得貧賤者必勞居貧者必困居難惡辱者必困辱之中

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三者自當願受今乃欲離去之此自投干禍也應前禍之招也君子以爲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昌于禍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如其爲常而理而處之安得有禍自處于

則在賤而安矣安其貧之常也自處于困則在貧而安之常也自處于辱則在難而安矣安其辱之常也

原安上日字人木旁

案平成自是鄭不自安其常以致倆敗

案明無鄭之意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息之爲國至小介乎大國之間與鄭衹慄危懼使之憂懼猶恐不保尚恐不能自全其國況敢與人爭較乎

之心與人爭較曲直當具與鄭違言之際違言謂言語不相和順能自處于小國之常汝常分以自守則鄭必不能自違于息必無言語之爭息亦未必取敗于鄭亦無敗之事今乃不然

一朝之忿忘其小國之心而起大釁

取覆敗覆車敗軍皆其自取而五不證之責豈事豈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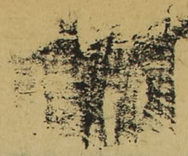
證是也然鄭息有違言鄭不加兵于息鄭不生息反先加兵于鄭息侯乃先解說常疑人之陵我鄭國以大陵小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說盡息先加是心也非特息侯爲然凡人之處國阨亦猶息侯之處小國其最不平者莫甚于人之陵亦猶息侯忿鄭國之陵己吾將有以曉之以理曉人以息其不平之氣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

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邪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眞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雖先賤後貴亦同是此一人昔非愚而今賢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之人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眞陵我乎以此知其只是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爲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自格物至治平天下皆我所當盡明德行之事而此心實爲之何暇助貴者之喜助賤者之怒哉所當治者有庶幾事

楊升菴曰責息庶不安于小國之常疑鄭陵已忿心易生故先加兵于其自取斃師之后是息之以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欲爵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也議論反覆切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之極也言王者則合三百六十諸侯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周公作周禮以六鄉法天地國都咸備其屬皆有常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周由有史官書侯爽名有固史職制諫魯莊公曰君舉必書人君非有舉動不法如觀社之類舉動非禮則史官必書之書而不法如觀社之類舉動非禮後嗣何觀今後世所觀於史不可以爲法所觀乎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爲君者視以爲當然而不怒君不怒史官之直筆爲史者視以爲當然而不疑史官不疑其君之怒而直書之此三代之遺

卷云春官此言時惟史官能不失其職



直也其後管仲之戒言發威也見僖公七年曰作而不記言設若舉動而史官之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為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矣視曹劌之言已不同又其後周王之私謁言使也成公二年晉侯使韓穿謝不能以擊伯私宴而厚賄之王詰之曰非禮也言晉之獻捷于周之私宴皆非正體勿籍且戒史官勿書于籍周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視管仲之言又不同然一時之史官而公議雖察于上而衙明世守其職不以世變而轉移其筆于是乎在矣天下以當于之紙齊桓晉文之事春秋君臣之義其書直書其惡殺三人

而書者踵之矣曰其書法不隱其書法不隱者其書直書其事而已不隱其君惡也其書法不隱之乃合之南史氏聞太史書弒二人其弟又書乃還執簡以往蜀既書矣乃還高地下再明于世君黃子秋取為不義而猶知良史官之書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文武周公之後亂于之前中國所以不淪于夷狄者皆由太史官扶持之力也無史官扶持之

議則自相殘流于夷狄時谷餞日之後書堯典和仲尼蓋言此以喻文暘谷寅餞納日之前書曰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出日之後出日之前謂之惡惡

苟無燭以代明於下之日瞽矣無燭則有日如瞽無史官猶時之猶日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無燭之照則則雖中國與夷狄無異矣春秋之義所以喻仲尼之前又納日之後也暮夜晦冥羣慝並作則戕相殘亂臣賊子相繼而起必至于此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待得孔子生已無及矣孔子之生德百之

畏法君子寧書詭人君以不敢肆簡編大義無所不在

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言孔子後來只據史冊以作春秋須是史官直書孔子方有信據無車則逸父不能御造父雖善御然須有車可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后羿雖善射弓然須有城可守大矣一史官之功也孔子春秋由史書而成故稱其功之大

楊遂菴曰齊齐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豈周公之典型哉曹劌之諫深切著明此作文發其未發

胡定山曰此篇首反難立意之旨末言深亟從俗之言先反難而後立論駁駭行俗

○○管仲言宴安以言警世者不可爲駭世之論管仲言宴安之言曰引證由處宴安酖毒酖毒酒也曰鴆鳥羽置酒人飲之者立死不可懷也言人君不可懷宴安之心如酖毒之能殺人也酖人之口是反難管仲裂肝腐腸飲酖酒者死不旋踵其禍遠害如此雖敢德宴安雖能敗人德性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豈有裂肝腐腸而死者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于駭世之病歟應起語不可爲駭世之論務非也使仲果盡言甚實言管仲果極論宴安之禍則世將愈駭矣世之死于酖者乎

萬人而一人耳爲酖所毒死于宴安者天下皆
至少　死于宴安之毒至慘至酷毒盡言爲天下之人
者甚多　宴安之毒酖不足
是也　仲沾就世之所畏者爲譬
無物可譬雖酖
以比之
也世人但知酖毒可畏故管仲借此
以警之發明管仲末令言其人也地之於車
行于地莫仁於羊腸山名其險能貯人車而莫不仁
乘車者
於羊腸
至險能貯人車而莫不仁
於舟乘舟者
於康衢康衢平水之
於舟行于水莫仁于夤津
曜唐峽名其水
至險能溺人舟而莫不仁于夤津則覆也康衢莫
羊腸曜唐之險人皆知戒
而以全其舟車則以爲人皆玩忽而不戒歟宴
安鴆毒亦然
死于宴安

宴安　宴安所以
使人之死　蔽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
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無事之時嘗試思之試思
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隳業廢者誰歟
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神木同腐者誰歟
使吾縱欲忘返而流于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
患而陷于禍者誰歟自葉之根皆宴安之爲也
答言六者其葉而宴安其根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
以愚出賢而宴安化爲愚矣以明入者以昏出明而宴安化爲昏矣以潔入者以污出

漆而宴安化爲汚矣殺身滅國大則覆滅其國須背相望小則殺害其身孫子曰甚言古人陷此禍者甚多豈不甚可畏邪甚于酖毒之可畏也雖然君子入之耳目鼻口所欲與人無異也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其形同則其情亦同也苟衆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君子必先衆人而據宴安之處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宴安取憂勤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寧乃憂勤之大者耳言衆人本欲宴安反得憂懼勤勞也君子外雖若憂勤一事不舉而中有逸樂者外無累而胸中無一事之逸樂者自强不息語出易

張公安自此言明君不敢恃宴安而曾敗

憂勤必一實體實則誠君子之逸樂無人非之所謂議無能責之幽王之所謹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言君子享至安而無禍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

羅一峰曰世人死于酖毒者少死于宴安者多故衆人圖宴安而得憂勤之禍君子切憂勤而享安寧之實此文轉換變化之妙極其精懇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衛懿公以鶴亡其國衛人不肯為戰遂致滅亡

嗟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鶴余焉能戰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誰不笑之吾以為懿公來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鶴有朱頂三足曰羽也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人其人之形其中亦何以異于鶴哉其不適用均也

穆下之盛列第相望史記文章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荀子嘉文學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

呂康齋曰反說主意

蔡曰石曰何以題于鶴哉一句一篇主意

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大冠長劒褒衣博帶服飾之盛也談天雕龍之辯鑾起泉湧辯說之高禹行舜趨之多然擢簸之難齊王三篇移者步趨之推肩相摩于道俯輦之多然擢簸之難齊王三篇淖齒所殺見戰國策狄柏之囚秦兵擊齊齊王建聽相后勝計以兵降秦二虜遷建遷之共逐滅齊齊人怨王建所如臣賓客以百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柏邪急急如律令秦處建於其松柏間也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履下之士無趨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衛懿者曰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洞色垂休漢靈帝好文學因引學士能爲文傳者並待鴻都門下後諸生爲尚書侍加

引君子實鴻都學生諸生皆出爲刺史太守有封侯者二公舉爰帝召皆出爲刺史太守有封侯者二公舉爰錫爵者十餘人君子行耶與列焉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鴻都諸生無赴難者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士大夫尚清談一觴一詠飲酒賦詩傲睨萬物傲睨不屑之貌曠懷獨立風塵之表形容清高之意神峰雋拔言其高也珠璧相照言其清也而五胡之亂其時五胡爭據中原屠之不啻如上肉此曹徒徒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梁武帝年號朝談釋而暮言老崇尚佛老之學環坐聽講

以大申已此淖齒之士無益人國者也

以大申已此淖齒之士無益人國者也

講誦佛老之書迭問更難佛老之事國殆成俗（上自武帝下及士大夫）無民習尚或俗一旦疾景逼臺城（疾景之叛亂武帝于臺城）士大夫習于驕慢至不能跨馬（平時不習武備）束手就戮莫敢枝梧無能爲武帝（習武備）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總斷上文四事）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齊之穆下漢之鴻都晉之清談）梁之老佛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言議論揖其風雩可喜可仰可慕可親幸然臨之以忠難則畏于懿公（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其所養非所用之人（養雖急亦用之所養非所用之人）

（疾康齋曰應照文旨解）

（吳康齋曰所養之人無異意外之禍）

（吳康齋曰結尾就于乘軒立論）

使親者處其安（視者謂平時所養者）而使疎者處其危（則時）者怒而不爲用矣使貴者受其利（貴者謂平時所養者）而使賤者受其害則賤者怒而不爲用矣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爲禽（鶴非凡禽）載于易（中孚）乎卦九二爻辭天鳴（小雅云二鳴于）鶴在陰其子和之（九皐聲聞于野）詩（詩小雅）之詠（學韓文獲麟解文法）其爲人之所貴重非以其能舉國疾之（人無不貴）而舉國疾之（於是可貴重之）也重非以禽也（禽而人皆惡之）而乘軒（大夫）之（軒）車也如惡禽之可憎豈人之憎愛遽變于前邪（設問前日人愛之一旦）

蔡曰不曰轉生下意

本末聲明二段言是和應

人同憎之何也罪在干處其非遠而已斷云繫必不易以大夫之專橫乘之也易云負且乘致寇至正是此意以鶴之素爲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者亦譏浮華之士也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想人之惡之不啻若惡懿公之鶴矣吾於是乎有感

顧東江曰人徒知懿公以好鶴亡國不知後世用迂闊之士而亡其國者亦懿公之鶴也議論親切有味

蔡曰此言當處怨言莫如聖人以起下意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爲非此言君子忘怨與小人則以爲是此言小人報怨二者皆未爲定論也專乎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吾商鞅范雎戰國之士佐專以報怨爲事專乎忘怨與報怨者鞅雎之徒耳吾聖人未嘗修怨與鞅雎異亦未嘗忘怨與老莊異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聖人處事無權衡之術物焉知怨之小者輕者可忘而怨之大者重者不可忘而怨之也未知身之私怨固可忘也不可矣

○未嘗修怨

裴仲聘婦十許中道而奪之見其美而自娶之夫豈

孟曰石門仲不得其兄無負于伯夷穆伯其有憾二仲矣

怨也哉妻爲人所奪怨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護救仲惠伯調停二人之怨始釋其憾復爲兄弟如初終全其恩兄弟以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大小輕重應前輕重之之大小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豈較小大輕重之比哉以天合者有時而離如父子兄弟之屬天也以人合者有時而離如夫婦朋友之類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天倫之愛根于天性雖怨可害之非怨能害之也人怨不足以害之非

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報怨也以兄弟之間無怨可報
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舜知愛弟而已不知象之害己
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舜知天屬之愛不知象之人僞蓋聲陶
思舜乃象之天象之思其見者害其兄者彼傲而害舜者特象
之人耳象之人僞舜之胸中純乎天理
次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所以二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
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假設此將化于舜之天而不
自知耳自慕卿舜相忘雖有隙三尺莊子云百
尺焉能間使惠伯有隙三尺之隙言為

康對山曰兄弟之屬天也井戕怨之地也人
知襄仲之于穆伯背怨而今解而不知曾申
之天則無怨無人也不然豈能忘怨于立之
間耶篇中反覆辯難言之中竅

邵子

名雍字堯夫受學李之才探賾索隱遂窮先天之旨尤精數學富弼司馬光呂公著二程雅敬重之舉進士補頴州團練推官不就卒謚康節

漁樵問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伊水源出河南府盧氏縣閼頭嶺東流經嵩縣洛陽偃師縣界入于洛水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必利魚而豪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

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爲害也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得魚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

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

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艸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予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炊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用是故先有體之

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滅水乎曰火之性能迫而不能隨故有溫泉而無寒火此砂石起宇漢哉帝加彫鄴舊時建溫泉宮于西南二里驪山麓有溫泉沸盛可浴秦始皇于臨潼縣而不能迫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此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火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

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兼體與用而言之也

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思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焉

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人備而不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費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于之門

幾至于殆矣乃忻新意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見嵩山曰堯夫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耳問答凡二十九段此首段只虛虛論之後俱實發矣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觀物內篇之二十六

觀物吟口觀物三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也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也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法也昊天以時授聖人聖人以法法天此觀物四實相表裏云

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
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
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春秋
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
也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污隆其
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生生者修
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
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
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
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

蒙安止曰春為生物之盛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之府冬為藏物之府為其一四府

秋好問曰出意言象數

明好問曰出仁禮義智性

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
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
收藏者修夫禮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
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
夫術者也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
優劣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
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
謂也皇帝王伯之道如此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
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

易為生物之府春為長物之府夏為盛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為其一四府

秋好問曰出意言象數

明好問曰出仁禮義智性

蒙安止曰帝王伯之道如此

者有周之謂也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修夫
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
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禮者召公之謂也 召公奭輔
成王受封于燕分治西方巡行鄉邑次舍于其
棠之下月侯伯以至庶人各得其所民懷不暌
伐 修夫仁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
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
也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伯者易之 禮智也虞夏
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君者詩之 禮也秦晉
齊楚者春秋之 禮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
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
也三皇修夫意五帝修夫言三王修夫象五霸
修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爲易之用
有虞修夫仁有夏修夫義商修夫禮有周修
夫智故仁義禮智爲書之用文王修夫性武王
修夫情周公修夫形召公修夫體故性情形體
爲詩之用秦穆修夫聖晉文修夫賢齊桓修夫
才楚莊修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爲春秋之用
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 聖人心無
泥迹一
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
正所謂權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



王夫之曰常人
溺于心迹則無
權

薛德溫曰合裔
不顯之謂天也
在理中永日之
迹者也

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大斯之謂歟在理則無爲所以爲三皇帝則事功著矣有教有爲則有爲事在智力故曰固歟

故天下以道歸焉 以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

好問曰尚政
故莫如刑民

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并包徧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也故天下以德歸焉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善

有善言曰功勳不及德業美矣

矣能宗德者不正則謂之曰誖矣以刑降言之有去王耶以王去誖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皇盡性而已帝則見于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于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者故聖人以功歸焉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

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德能維持
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居中原
者猶以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
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耶能覩
彼能屨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
謂歟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故不言而
民自化五帝則有言有教故同賢三王典
事造業唯恐不及故同才五伯詭譎相勝然猶
假乎正也故同術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強弱故
猶假虛名有所畏憚
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

此當於于文事文善事定善事賦
也指一節人明新之
未言人事之于於一節言人事定
於所盡分中不過不及其盛大非中盡分言之
不能盡其情故曰耶彼屨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註

耿介問曰又轉到仁義禮智上

盡物之體也仁也。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率意言象數性情皆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皆聖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皆道德功力之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十體者也化教勸率各異時焉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各異時焉然也權者變以時聖人之事也

耿介問曰又轉到道德功力化教勸率上

吳幼清曰觀物五首云以道德功力爲化者皇以道德功力爲教者帝以道德功力爲勸者王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伯以化教勸率爲道者易以化教勸率爲德者書以化教勸率爲功者詩以化教勸率爲力者春秋此四者始終隨乎天地者也乃知皇帝王伯時也易

慶安止曰有德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

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各異時焉然也權者變以時聖人之事也

吳幼清曰觀物五首云以道德功力爲化者皇以道德功力爲教者帝以道德功力爲勸者王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伯以化教勸率爲道者易以化教勸率爲德者書以化教勸率爲功者詩以化教勸率爲力者春秋此四者始終隨乎天地者也乃知皇帝王伯時也易

慶安止曰有德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

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之相爲表裏相因而成

橫渠子

姓張名載字子厚宋時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著東西二銘

○○○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予道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同一氣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同一理也視如己之兄弟吾與之儕輩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

朱晦菴曰西銘通篇是一箇理一分殊看得父二字一篇錯綜此意

朱晦菴曰天地之帥一句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乃結論如此

朱晦菴曰于時保之以下是倣上文勿

朱晦菴曰二者皆費其踐形之事

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繼天之意統理人物則大君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故爲宗子之家相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長天以保君之意而純之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盡人之性而有以達故謂之肖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善述聖人知變化之道通神明之德則所行無非天地之事于時保之心矣

再再而曰曰六聖賢合言見理一分時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不忝乎天地不懈乎事天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爲天之舜天之申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曾子啓手啓足是受乎親而歸其全也伯奇履霜中野是勇于從而順令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所以玉汝于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

不愧屋漏者曰如父母愛我當沒而不忘如父母說我當勞而不倦

橫渠子 西銘

亂于我而使吾順事沒吾寧也孝于事親之爲志也篤存則不違其志沒則無愧于親仁人事天存則不逆理沒則無愧于天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只是發明二个事天底道理以是終焉

楊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二个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尹和靖曰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

朱晦菴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然一段如人下棊高簡自時先生底道理又有簡橫截斷底

長春子

姓石名介山東濟南人宋時讀書長春嶺山中林木鬱茂四時如春因名云

怪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

陳明卿曰以佛爲怪語又生新

李卓吾曰三段可怪矣天地間臣父子

劉子威曰此段言君當敬天

李卓吾曰五段可怪衆佛老之徒

劉子威曰君當爲當道

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夫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

劉子威曰此段見人君當敬畏天地

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艸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弃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

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
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鼯
鼠一梟鳴一雉人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皆
呪祈祭以厭勝爲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
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衣冠習夷狄
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
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
蝕一星續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
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盡

劉子威曰半民以佛老爲怪

劉子威曰未舉八民中之六者

劉子威曰緒男說之實正

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十餘年釋老之爲怪
也如何中國之盡壞也如何書燕湯文武禹
公孔子不生吁
歸震川曰夫子不語怪以不語教此文語怪
以語教世語與不語殊用而同歸

○○○怪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

徐子升曰楊億在宋真宗朝爲翰林學士文章爲一時領袖此覽過耶

孝卓書曰一淡而來一句到底
祇似家氣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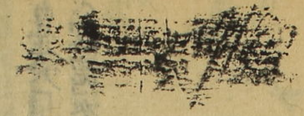
譬使天下惟見已之道惟聞已之道莫知其從
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令人欲反言天
下人曰譬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
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
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曰惟見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一言聞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再言聞周公孔子孟軻揚
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竟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
方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厝言而為怪矣夫書則

三九皇曰叙四經正尊老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

有堯舜典皐陶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
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
有文王之系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
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艸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刻
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
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
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繫爻十翼而為楊億
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艸淫巧侈麗浮華纂
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無怪今

二十九皇曰一口氣應看下節之力

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陳明卿曰先儒王少翁云此之謂大丈夫若
今日宜增一句曰詞章不能奪



啓吳曰水器之喻立明道分人公

草廬子

姓吳名澄字幼清崇仁人自幼知用力行聖賢之學著述數萬卷仕元至翰林學士國朝崇祀孔子廟庭

疑道

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于道猶是也

直正夫曰直一爲修德凝道論

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思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于能凝者蓋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

陳瑚夫曰前條明醒言德中庸首章不生德二節註脚

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參知所固欽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

揭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條百氏其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者豈一材一藝所得竝哉

道園子

臺集字伯生別號虛谷臨川人三歲知讀書稍長倣吳登遊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經筵官修經世大典成謝歸

○○○克復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嘗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聞者矣後學小子烏得而聞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求之沈冥于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

王陽明曰克復之旨惟顏子之外不曾一向開不知即典聞加今人竟不經不曉也



胃正夫曰向日孔惠之援吳即今已圖若之指歸也

潛窓伏于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于造次之間憲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于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于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泛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且暮不忘者也

王陽明曰顏子之心齋坐忘不改樂即程子之襟懷洒落光風霽月也二子之得于克

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于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妙絶于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猶者于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致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言雖無所用其勇而是好也深

吳康齋日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可謂難

胃正夫曰伯子言云昔見周先今爲弄月以歸

吳康齋日游廣平謂明先生如春上然又復視之春程門微意其見端矣

復者豈淺哉

郁離子

劉基字伯溫青田縣人登元進士著書十八卷文成所著譬喻最多明之宗用之其文都有奇

我太祖定天下封伯溫誠意伯取離爲火文明之象也

身喻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于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于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亾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

正子充曰家壞于細微必救于未亂之理

力希古曰膚心之疾謂腠理而已皮膚之疾且不救況五藏乎

言已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于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爲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遺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養梟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惡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以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方希古曰鑑戒之切可勒之金石

吳獻臣曰一指寒之由四肢以及腹心天下即一人之身也疆隅固則天下如金甌一隅夫則病及天下故士崩之勢在圖治者慎所以防之耳身喻而是論篇治道論

王宇貢曰藥以去疾當則食二日則死治天下亦然

○○○醫喻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脉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脉有浮沈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鍼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芫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脉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曉曉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脉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脉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

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統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絆天下之病有不彪者鮮矣

方希古曰治醫猶良方即國要務

○○○慎術

濮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岸旦之上見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漁馬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漁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乎爾百金漁者歡而舟諾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溺者在焉人曰盍救焉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

也頃而視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駝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曰不可不慎也信哉

方希古曰客賞之鑑

象龍

有獻陵鼈于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召其食客而問之或曰是陵鼈也非龍也商陵君怒執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視龍龍卷屈如虎徒步之宮中夜穴壁而逝左右未報曰龍用非人巢穴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營塹以伺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壞

龍出焉商陵君謂爲祭龍求之以逐之龍怒
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惑也
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鯁之食
得之幸震以死自取之也

一方希古曰信在偏僻之鄉大氏然也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
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狀木之實
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衆狙皆畏
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
公所樹旃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也
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于彼而爲
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
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復歸

徂公卒餙而死鄒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徂公乎惟其昏而示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方希古曰牧民焉戒

文王定祥

羣玉府祥有翳白鳥白鸛鵠水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賀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羣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于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蜕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于民用者皆可以

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恩治其
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
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
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儕也畏其易福而爲禍
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
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檢視聽之
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入莫之知也
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
放死于湘鄙鄙衷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

荷戈以拒秦老弱饋飧水旱相繼無寧歲
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興烏鵲雀
乎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亾

廖安止曰字字讜言

智力

鄧析子曰虎之力殺人不旨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數爲焉則人之食于虎也無疑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屠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

為人養而淚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方希古曰垂戒凶惡之言